

豆的系念

[作者] 周同宾

[单位] 南阳市文联

[摘要] 在中原，豆不是主要庄稼，不像高粱、玉米、小麦、红薯，成大片种。农民的一日三餐，也不以豆为主食。我儿时，是这样，到如今，仍是这样。豆类是庄稼的点缀，吃豆是生活的点缀。豆类种得少，吃豆的机会更少（当然绿豆面条常常喝，可那不是豆，已经磨成面了）。每吃一次，都会有长远的记忆。豆类，古代称菽，似乎广为种植。《诗经》中就记载着“中原有菽，小民采之”。还留下“菽水承欢”的典故——贫寒之家，给父母吃豆子喝清水也算尽了孝道。因为多而普通，古人就常用那个表示多而普通的比喻——“若中原之有菽”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豆类就稀缺了，稀缺得难得一吃。

在中原，豆不是主要庄稼，不像高粱、玉米、小麦、红薯，成大片种。农民的一日三餐，也不以豆为主食。我儿时，是这样，到如今，仍是这样。豆类是庄稼的点缀，吃豆是生活的点缀。豆类种得少，吃豆的机会更少（当然绿豆面条常常喝，可那不是豆，已经磨成面了）。每吃一次，都会有长远的记忆。豆类，古代称菽，似乎广为种植。《诗经》中就记载着“中原有菽，小民采之”。还留下“菽水承欢”的典故——贫寒之家，给父母吃豆子喝清水也算尽了孝道。因为多而普通，古人就常用那个表示多而普通的比喻——“若中原之有菽”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豆类就稀缺了，稀缺得难得一吃。

黄豆

种黄豆，只为过年磨豆腐。财主家过年，一下子磨三板豆腐，全村人都羡慕。富裕人家只磨一板，贫寒人家只能端半升黄豆，去豆腐坊换几块豆腐。我家很少种黄豆，有一年，用给牛驴当料的黑豆磨豆腐，做成的豆腐黑黢黢的，像整肉的颜色。我不爱吃豆腐，黑豆腐更难吃。母亲说，豆腐炒三遍，给肉都不换。我觉着，炒一百遍也不如肉，因为炒豆腐舍不得放油，只用锅铲儿在油罐里插一下，带出的几个油滴儿没有小雨的雨点儿大。

炒黄豆最好吃，只吃过一两次。

村北有个瞎二爷，晚上常来我家串门。他年轻时候不瞎，进老境，先是眼前灰蒙蒙，后来变成黑乎乎，就瞎了。为和其他两个二爷区别，我叫他瞎二爷。当然只是背后叫，偶尔当面叫了，他也不生气，笑道：“瞎就是瞎了嘛，能算亏说我啦？”白天，我父母忙，他总吃过晚饭来。从他家到我家，荒草中的路绕几十道弯，还有沟有坎有树。从没有跌倒过，也不会走错路。路在他心里，眼在脚上。夜里和白天一样，眼前黑，心里亮。

记得，那是腊月的一个晚上，东北风像狼嚎，真担心我家草屋的屋顶被风揭跑。全家人坐堂屋烤火，高粱壳火焐出满屋烟，只放一根灯草的油灯灯焰像薄云遮住的一颗星。烟暖房，屁暖床，是前辈庄稼人总结出的经验。屋里果然暖和。门吱呀一声，瞎二爷双手插袖里迈过门槛进屋，边说“这风真亲人，直往脊梁沟里钻”，边坐他常坐的木墩上。随即从袖筒里倒出两把黄豆。籽儿都小，呈腰形，不像如今的黄豆圆滚滚的。拿来给牛拌草时舀料水的马勺，烤干，放进豆炒，边炒边平行摇晃，怕糊。一会儿就爆出响声，咔咔啪啪，很是热闹。又一会儿，豆儿直想往外蹦，便拿一个饭碗扣上。响声变得闷闷的，似有一串小炮儿在碗里炸。等豆儿不再响，就炒好了。揭开碗，豆儿成了黄褐色。瞎二爷说：“凉凉再吃，现在就吃，一来烧嘴，二来不焦。”我急，馋得口水儿滴进火里，滴出嗞的一声。给我一把，瞎二爷和父母都只吃几粒。我不忍吃快，又不想吃慢，就一粒一粒细嚼，嚼得咯咯蹦蹦响，越嚼越香，直香到腮里。那整个夜晚都变成了香香的，梦也是香香的。就在我吃豆儿时候，瞎二爷和父母说闲话儿。他眼看不见，却知道古今许多事，能说出许多庄稼人不解的理儿。我没认真听，

只有四句韵语引起了我的兴趣：

千年古路踩成河，
铁锨把总在粪堆上折 (she)。
皇帝身上搭鸟窝，
庄稼汉犁出个金印当秤砣。

鸟窝怎能搭到皇帝身上？犁地怎能犁出金印？瞎二爷说：“皇帝死了，坟上长了树，树上搭了鸟窝嘛。鸟活着，四处找食儿，真命天子没气儿了，给他豆儿也不会吃。啥都会变哟。”我想半天，还没想明白他的意思。那可能是我第一次想吃饭、穿衣、放牛、玩耍以外的事情，第一次对看不见的东西作形而上的思考，虽然没有结果。那四句韵语，像一首诗，一个谜，像《推背图》、《奇门遁甲》里的话，内中涵义不只有家常理道，似乎还关乎人生、世界、历史，直到今天，我还没有想透。

瞎二爷算得上乡村哲学家。若不是吃他的炒黄豆，我早忘了他那四句隽永的话。
还吃过一次炒黄豆。

那是仲春的一个上午，天很蓝，像染坊刚染出的靛蓝。好日头，晒得人身上热，心里痒。我去村头玩。没人和我玩。孩子只能找孩子玩，和大人玩不一块儿，大人也都忙着。就钻进野树林，看斑鸠噙柴筑巢，看野牵牛缠上白腊条开出第一朵喇叭花。很想惊出一只兔子，起码轰出一只蚂蚱，都没有。真没劲。嘻，这一晌可咋过。扭头看见四儿蹦着跳着来了，两条细而长的发辫像拨浪鼓两边拴了小槌儿的绳子，也在她肩上蹦着跳着。四儿大我两岁，个子没我高，懂事比我多，嘴巧，说话像巧八哥儿。她说：“你看，桃花儿开了。”说着，下巴朝前一拱（她下巴尖，赛似瓜子的小头），指给我看。真的，树林是个镰刀形，在镰刀尖的地方，几棵桃树满枝红花，鲜艳如火烧云。我俩飞快跑去。那是野桃，乡下人叫毛桃，再长也长不高，枝干都长成七扭八拐，好似在大树底下受着委屈（——大人们就说过，野桃树是屈死的小媳妇变的），花好看，结果却小，吃着酸涩（据说熟透后才甜，可不等长熟顽童们都摘光了）。我俩看花，不会形容花的美丽繁盛，只啊啊大叫表示感叹。没有蝴蝶，倒有几只野蜂儿在花上飞飞落落，亲了这朵亲那朵。四儿说：“别碰蜂，蜇了疼。”我不禁折下一根小枝，枝上有四朵花，插她发辫上。她就笑了，两眼笑成了初四初五的月牙儿，还在右脸蛋儿上笑出一个不深的坑儿。我说：“你真好看。”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出人有俊有丑，第一次知道天地间除了好看的景致，还有好看的人儿。她有点儿不好意思，脸红了，红成一朵桃花，就更好看。许是为了不让我再看她，手插衣袋里摸呀摸，摸出五粒炒黄豆：“给你吃。”又摸，摸出两粒，抱歉地说：“没有了，我吃完了。”她家有几百亩地，种成大片黄豆，秋风一吹，金浪起伏，如遍地大火滚涌。我吃豆，嚼得很响；她看我，笑得很甜。我香在嘴里肚里，她甜在脸上心上。七粒豆儿，吃了好长时间，吃出了两个孩子半晌快乐。

一阵风，刮掉一天花瓣儿，落我们一身，破旧的裤褂像立时缀上了锦绣。四儿说：“我给你唱个歌儿，刚跟我姐学的。”接着就唱，不是唱，是说，只不过声音拉长了些：

一棵桃树高山上栽，
桃花都在云彩里开。
结的桃，西瓜大，
搬着梯子把桃摘。

不知为啥，我一听就感动，四句歌，唱出一棵稀奇的桃树。它的花一定特别大，特别红。那么大的桃，我俩吃也吃不完一个。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接受文艺感染，第一次知道人的话能说出一片美景，一个美好的事物，而且说得动听。她又说：“歌是人编的，桃长不那么大，只能长这么大。”说着，拳头一握伸我眼前，我看见，除了食指，她每个指甲都用指甲花染成了红的（据说食指包了红指甲得罪媒人，找不来婆家），好似每个指甲上都扣了一瓣儿桃花……

童年很少吃到的炒黄豆，香了整个童年。

瞎二爷在几十年前的大饥荒中饿死。四儿后来嫁给邻村一个跛了一条腿的杀猪匠，如今，怕早已当了奶奶。

我也已经老迈，齿牙动摇，食欲减退，好久没吃过炒黄豆了，即便吃，怕再也吃不出昔日的滋味了。这，正应了那句老话——当年有牙没豆，现在有豆没牙。

绿豆

豆花儿茶是指绿豆熬的茶。民谚说：“凉水下米，滚水下豆。”锅烧开后，水翻滚，绿豆放进去，一会儿就开了花儿。几瓢水，两把豆，煮出一锅茶。这茶祛火解毒，又特别好喝，淡淡的甜，却甜得醇厚，余味悠长，喝下肚，满肚子滋润舒帖，如三月的春风在心头吹。喝罢茶，沉在碗底的豆花儿更好吃，甜中有香，吃过以后，甜香依然在口。童年的豆花儿茶，含有故乡浓浓的庄稼味、水土味，偶一回想，总是动情。

童年并不常喝豆花儿茶，也很少吃到豆花儿。渴了，只舀半瓢凉水咕咚咚灌进肚子。有时也烧柳叶茶。柳叶茶不好喝，苦，大人不逼，从来不喝。

记得，一个黄昏，我站青草地上看成大群老鸱组成阵势在村庄上空盘旋（那叫老鸱翥风），时时遮挡了晚霞，村里就一会儿明，一会儿暗，地上也一会儿黄，一会儿灰。千百只老鸱扇出的阵阵风声，一会儿山响，一会儿啞哑，一会儿粗犷，一会儿柔和。我正看得高兴，手舞足蹈，嗷嗷大叫，邻家黑哥来了。原以为他也来看老鸱翥风，却不料他来找我诉屈。说是他家烧豆花儿茶，他只喝一碗，他哥喝两碗，锅底的豆花儿，他哥全吃了，他妈不让他吃，原因是他哥拾回一大捆柴，饿，他只放半晌牛，没出力，喝一碗茶就够了。说着就哭了，眼泪豆儿大，噗嗒嗒滴湿衣襟。我理解他的忧伤，可也无法帮他，想骂他妈，张开嘴，一句臊话又咽下了。黑哥还在哭，哭得哽儿哽儿的，足见一碗豆花儿茶、一嘴豆花儿在他心里的分量。贫穷剥夺了农家少年多少起码的快乐和满足。我引他看老鸱翥风，那一会儿翥得特别壮观、精彩，翥起的呜呜风声，直震耳朵。他一时看得忘我忘情，才不再哭了。

绿豆有两种，一种爬秧，和玉米种一起，让它爬玉米秆上开花结荚。玉米熟，它也熟，割下拉回场里石碾一轧豆就出来了。一种不爬秧，花和荚都擎在棵顶。这种开两次花，结两次角，就要单种，三垄豆，空一溜地。豆角熟了，就得及时摘。我和母亲去摘豆，就站空地摘，踩不了豆秧。摘豆很慢，还得眼尖，漏掉的荚日头一晒炸，豆儿就落地了。一晌只能摘两竹篮。夜里剥豆。剥豆更慢，一个荚、一个荚剥开，最长的荚九个籽，小的只一两个籽。半夜剥完两竹篮，两竹篮能剥出两碗豆，两碗豆有千万个籽。昏黄的灯光下剥豆，时间漫长又枯燥无趣，要不是想到能熬豆花儿茶，我决不愿干那活儿。可绿豆大部分都磨成了面，擀绿豆面条。世代贫穷的农民都知道，粮食籽囫圇煮吃就糟蹋了，稀汤寡水地做成饭容易撑饱肚子。我家只在大忙天熬几次豆花儿茶。不是专一熬，是蒸馍时候抓把绿豆放锅里，馍熟，豆也烂。啃高粱面窝头，配捣碎的辣椒，或凉调萝卜丝，喝豆花儿茶，算是上好的伙食。我家锅底的豆花儿，大都让我吃了，我没弟兄。吃时忽想到，黑哥受屈，不能怪他妈，应当怨他哥，如果没他哥还不都让他吃了？

还记得一次吃豆花儿。

村南，水塘边，有个竹园。竹园里一间茅屋，住个老奶奶。老奶奶的脸黄而凹，像瓢，鼻子、眼、嘴都长在瓢里。老人家孤身一人。据说，她根本就没有出嫁过，因为脸丑，还因为脚大，找不到婆家。对孩子们却好，娃娃，妞妞，常结成伙儿去她家玩。她院里种花草多，指甲花、鸡冠花、夹竹桃、榆叶梅，瓦盆里、空地上，到处都是。还有一棵迎春花长成了树，还有一些竹子钻过墙根，在院里蹿出高高的青竿。还有一棵麦黄杏，树不高，枝杈密，结的杏儿小，却稠、站地上就能摘到。麦黄它也黄，一黄就熟了。孩子们去摘杏，老人不拦挡，只交代，一人只能摘三个，吃多了“上火”。在她家玩，只要不掐花草，不碰倒花盆，不惊扰正下蛋的母鸡，不去摸她神台上敬的观世音菩萨，她都不说啥，总笑笑地看着我们。

那日，老奶奶说，你们帮我剥豆，给你们熬豆花儿茶喝。说着，从屋里搬出一个好大的麦荇儿编的筐，满满一筐绿豆荚。又拿来一个柳条编的筐箩。我们坐下就剥，剥出的豆儿放筐箩里。她交代，豆荚里的籽儿要剥净，掉地上的要捡起，一个也不能丢。看我们剥得还算用心，老人抓把豆儿去熬茶。我们嫌她抓的豆儿少，她说：“是熬茶解渴哩，不是治饿；财主家也不敢吃豆花儿当饭。”我们剥着，时时扭头看她的烟囱，烟囱冒出的青烟像一根绳子，拧着劲儿伸上屋顶，而后飘进竹林，蛇一样在枝叶间弯弯曲曲绕。孩子们一再问：“熬好没有？”老人家总是回答：“等豆儿剥完就好了。”烟囱没烟了，她还说没熬好，得捂一捂。果然，豆儿剥完，她说，可以喝茶了。他只有一个碗，就轮着喝。她给每人都舀半碗，碗底都澄有十来个开了花的绿豆，都不多也不少。那次豆花儿茶喝得快乐，孩子们笑，老奶奶也笑；她一笑，没牙的嘴好像鲛鱼……

豆花儿茶，童年的清爽的梦。

如今，乡下人仍舍不得常喝豆花儿茶。打下的绿豆，除了磨面擀苗条，都卖了钱，或送给城里的亲戚。我家就不断绿豆，都是乡亲送的。每熬豆花儿茶，我的儿女却都说寡淡无味，不好喝。

豌豆

豌豆是喂牲口的。把豌豆磨两遍，碎成瓣儿，给牛当料。俗话说：草膘料力水精神。草能上膘，水养精神，吃了料才有力气。父亲说，牲口吃草好比人吃饭，吃料好比人吃馍，肚里填进几个馍，干活才有劲。

牛不能天天吃料，正如人不能顿顿吃馍。农闲时，不喂料，就像人不干活时只喝稀饭。犁地、打场时，全靠牛出力，才喂料。喂也不多，我总看见，大半缸水，父亲只倒进半瓢豌豆瓣，用拌草棍搅，搅成浑水，再用马勺舀出，泼槽里的草上，反复搅拌，直到每根草梗每片草叶都滋润，豌豆的碎屑粘得均匀。牛呼哧呼哧大嘴吞，咯吱咯吱用力嚼，咕咚咕咚咽下肚，如同庄稼汉用粗瓷大碗吃饭。牛没上牙，只用长舌把草裹进嘴，一次根本嚼不碎，就要反刍（农人称为倒沫），不干活时让草从肚里回嘴里，再消消停停咀嚼一遍。大概只在反刍时才能感到草料的滋味。牛倒沫时有缓缓的节奏感，牛脖子下挂的铃铛随之丁冬丁冬，有声有韵。那是农家最温馨的音乐，使多少寂寞的日子变得充实。

驴的待遇不如牛。驴不能吃柔和的麦秸，只喂它硬棍儿似的谷秆，拌草时撒把磨面剩下的麸皮。驴不反刍，就吃得慢，彻夜吃草，咀嚼声嘈嘈切切，而又闷闷的，如几根皮弦在轻轻拨弹。驴的嚼草声为空寂的乡村的夜平添几许生动。我儿时，总在这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乐音中入睡。只在过年前需要夜以继日拉磨时，或麦农忙天卸了磨还要和牛一起碾场时，才抓把豌豆，给驴加餐，让它咯咯蹦蹦吃了，吃罢顿时有劲，不用打，就伸着脖子向前狠曳。

据说，财主家的骡子每天喂一升豌豆。骡子拉车曳碾比得上一犏牛。骡子在村中一声长嘶，在村外几里地都能听到。穷人家养不起骡子。穷人都种很少豌豆。

种豌豆不是耩的，是在犁地时直接把种子撒进犁沟的半坎；这需要技术，若撒进沟底，苗不容易拱出地面，若撒得离地表太近，出了苗墒不足就干死。豌豆常和大麦混作，大体上五比一。大麦分蘖拔节后，豌豆开始长秧，正好爬上大麦，凌空开花结荚。如果没有大麦，豌豆席地长，不易通风见光，就少打粮食。

那日，小伙伴们去地里玩，四月的阳光一晒，心更野，都兔子似的跑，一口气起跑到村东那条河边。本想去逮鱼，河里水太浅，像紧贴着河底流，鱼也小，捏着头看不见尾巴，身子还没长出。都败了兴，扭头看见靠河一片豌豆地。那块地八十亩，是村里面积最大的地，地名就叫“八十亩地”。起码种了四十亩豌豆，望去，豌豆苗遍地葱绿，豆棵中挺立的大麦已经抽出米绿的穗，像一万把小刷子，在南风里一齐扫来扫去。高处的豆秧还正开花，花是乳白色，好似绿叶间落了千百只蛾儿。那是白豌豆，如果是黧豌豆，就开紫红色的花。白豌豆豆秧甜，豆荚脆，且没筋，就特别好吃。狗儿爷说：“去呀，尝尝鲜。”像一群牛犊儿，都

窜进地里，掐豆秧尖儿吃，摘豆荚吃，都嚼得两个嘴角流绿水儿。吃够了，还摘，打算回家吃。除了小扣，大家衣服上都没口袋，只能拿在手里。正摘着，狗儿爷说：“小扣，这是你的地，咱摘这么多，你不心疼？”小扣说：“是我家的？那好啊，摘吧，摘两天也摘不完。”他家是财主，地多，他确实不知道哪块地是自家的。还没摘满把，狗儿爷直头一看，惊恐地说：“不好，小扣他爷爷来了。”都朝地边看，看不见。狗儿爷说：“正往这儿走哩，看那烟袋杆。”小扣他爷爷个儿矮，烟袋杆却比擀面杖还长，平时，从领口插在背后，烟布袋垂在肩上，安了玉石哨的烟袋杆就高出头半尺。此刻，那使得黑亮的紫竹烟袋杆，和反射着阳光的玉石哨，果然正一步步移近豌豆地。大家都慌了，手里的豆荚扔掉舍不得，藏也无处藏。只能等着挨骂，甚至挨打。小扣也没办法，懔懔地看着渐渐走近的爷爷。那是个干瘦的小老头，戴渍满了油腻的黑色瓜皮帽，恼后有辫子，像猪尾巴。看他的脸色，不像生气，只埋怨道：“娃们啊，豆角还没长饱就摘了，遭罪啊。这东西不能生吃，生吃多了拉稀。”我们都猫着腰走出地，老头儿说：“慢点走，别踩了豆秧。”看我们手都背在身后，笑道：“手伸出来叫我看看。”我们伸出小手，手里都有半把豆荚，小扣手里只有两三个，口袋倒鼓鼓的。他爷爷说：“把你口袋里的都掏出来，分给他们。都记住，拿回家煮了吃；眼下还嫩，皮儿也能吃。”原以为他要把我们摘的豆荚全部收走，却不料还要把小扣的分给大家，真不知道这老头儿心里想的啥。又问，是谁领头进地的。狗儿爷说：“是我。”小扣说：“是我。”老爷爷说：“都是馋嘴鬼。”而后去了，烟布袋在脑后左右摆动。直到看不见他头顶的烟袋杆，我们一溜风跑进河滩，把豆荚集中一起，围坐成圆圈，都拿着吃，嚼出一片嚓嚓声，谁也等不到拿回家煮熟。那是一次清爽的野餐，都吃得心里甜润。

第二天，小扣告诉大家，回去后，他爷爷训他一顿，不是因为摘了豆荚，而是踩倒了一大片豌豆秧，一踩倒，豆荚就长不饱了。还说，昨天的事儿怨他，他爷爷从邻村回来是先看见了他。他因为娇，大人把他当女孩打扮，在头顶梳个朝天辫，扎了红绳儿，太显眼，就被老头子远远地发现了。说着，立即把那红头绳拽下扔了，好似太对不起大家。还说：“再等半月，豆荚就长饱了，咱还去摘，摘了煮吃，又甜又面。”接着叹口气：“我不敢拿回家，爷爷看见还训我。他说豌豆长熟喂骡子哩，没长熟人吃了不当饭。”说着，眼一眨一眨，几乎掉下泪来。狗儿爷说：“别难过，到时候，拿我家煮，煮熟了都去吃。”……

二十年过去，小伙伴们都长成大人。谁也想不到，豌豆的故事还有凄惨的续篇。

一九六〇年闹饥荒，除了村干部，人人都挨饿。入四月，就开始饿死人。小扣的爷爷、父母最先饿死（他家是地主，村干部对他们分外苛刻）。小扣饿得浑身浮肿，躺屋里不会动。狗儿爷两天没见他，以为也死了，去一看，还活着，张着嘴，连说饿。狗儿爷从腰里摸出一把豌豆，是在火里烧过的豌豆，烧成了黑黢黢的，一粒一粒放小扣嘴里，让他慢慢嚼。吃完，小扣还说饿。狗儿爷说：“我也没了。你等着，明儿我还给你拿。这是真粮食，一天吃一把就饿不死。”那豌豆，是狗儿爷在麦秸垛底扒出的。豌豆先熟，打罢场豆秧堆在场边。垛麦秸时就把豆秧铺在垛底。豆秧里总要残留一些豌豆，大都是瘪的，有的因为没长老，就轧成了扁的。狗儿爷每天都躺垛边，有人路过，马上闭了眼装做睡觉，没人时就胳膊硬伸进垛底，慢慢摸，好长时间才能摸到一粒，一晌能摸出一大把。回家时，顺手拽一把麦秸，背着干部，把豆和柴在一起烧。直到火全熄灭，才扒开灰，捡出豆。每天都给小扣送一把。麦秸垛底下能摸出豌豆，狗儿爷没对任何人说。如果都去摸，要不两天就摸光了。

本来是牲口吃的东西，却救了人的命。狗儿爷没饿死，小扣也没饿死。

豇豆

豇豆常常点种在芝麻地里。点种就是用锄在垄间刨个坑，撒进两颗豆，再把土盖上。豇豆秧缠着棵向上长，一直长到最高处，再也没处爬，秧尖总是像鞭子似的在空中挥来挥去。长出十来片叶后，再每长一片叶，叶柄处就开出一两朵花，看去，豆秧上像落了一串串绛色翅膀的小蝴蝶，再配上一枝枝淡紫的芝麻花，地里就很热闹。豇豆不能多种，它不是主粮，

收摘又费事，从下边的荚熟，到顶端的荚熟，前后历时月余，几乎天天得去摘。每次只能摘两把干荚。

母亲让我去摘豆，我磨磨蹭蹭不想去。母亲总说，摘回来豆，蒸豇豆包，熬豇豆糊糊。豇豆包好吃，只能在过年时吃几个。豇豆糊糊就是高粱面糊糊里放豇豆。纯用高粱面熬糊糊，寡淡无味，和喝水差不多。放进豇豆，就能嚼出满嘴醇厚甜香。我家的糊糊里放的豇豆太少，舀出来都沉在碗底，用筷子捞，一下只能捞出一粒两粒。每年收的豇豆都不多，要么装进葫芦里，要么盛在瓦罐中。熬糊糊时，母亲往往只抓出一把，淘去残留的荚皮，丢进锅，煮熟，和（huo）半瓢高粱面就做成了。如果熬小米汤或玉米糝，就不放豇豆。我家不算太穷，更穷的人家只喝稀溜溜的高粱面糊糊，从不放豇豆。只有富户，稠乎乎的小米汤里或黏乎乎的玉米饭里才放豇豆，有首民谣就说道：“六十亩地一犏牛，吃不愁，喝不愁，芝麻叶面条拌香油，小米汤里丢豇豆。”这就是上好饭食。这样的人家并不多，全村不到十户。小扣说过，他家的豇豆盛了一瓦缸，怕老鼠偷吃，上面盖一口破了的铁锅。做小米汤或玉米糝，揭开锅舀出大半瓢。小伙伴们听了，都眼馋得直舔嘴唇。

我只吃过一次放了很多豇豆的糊糊。

外婆家住小镇上。外婆做主给我认了个干娘。干娘家在镇西三里，村名就叫三里庄。干娘出嫁多年还不生娃，认干儿子是为了引出亲生儿子。干爹在镇上开商行，卖烟叶。我见过有拉骆驼的用一条绳拉一串骆驼，驮着成大包的烟叶，在商行门口卸货。我从没见过干爹。外婆说，我去过三次干娘家，我只记得一次。去时，先翻过小镇寨墙的豁口，再过一条小河，河水浅，盖不住小鱼的脊梁，就没桥，在水里摆七八个大石头，我是蹦蹦跳跳跑过去的，外婆脚小，走着一摇一晃，险些儿掉水里。通向三里庄的路上长满荒草。干娘养一只小狗。狗瘦，见我不咬，一个劲儿蹭我身上舔，表示亲热。干娘屋里放些筐子篓子，盛红薯叶、芝麻叶，一个粗瓷瓦碗里有大半碗捣碎的辣椒，那应当是她每日三餐的菜。据说，干爹在镇上娶了“二房”，很少回家，回家就骂干娘，更不给她钱。她不会生娃，对于干爹，就是个多余的人。我去那天，干娘好欢喜，抱着我，“娃呀娃呀”叫得比亲娘还亲。午饭，煮鸡蛋，烙饼馍，熬豇豆糊糊。豇豆放得特别多，或许她把所有的豇豆全下了锅。先捞锅底给我盛一碗，碗里几乎都是烂乎乎甜丝丝的红豇豆。我喝一碗，又喝一碗，干娘盛第二碗时候，一再用勺子把糊糊舀出，剩下豇豆让我吃。我吃得肚子撑成了鼓。就在我吃饭时候，干娘看着我念了首儿歌：

高粱面糊糊丢豇豆，
俺娃吃了两“咯喽”（粗瓷大碗土名“咯喽”——作者注）。娃吃饱，快长大，
娃长大，娘老啦。
娘不会走，娘不会站，
娃来给娘端碗饭。
没等我长大，干娘还没活到三十岁，就死了。
如今回想，我已想不起干娘的模样，只记得她做的豇豆糊糊，还有那首儿歌。

扁豆

扁豆是豆类中的小不点儿。荚小，每个荚顶多结三个籽，大都是一两个籽。籽更小，又扁，如果放大一万倍，能比得上一个高粱面炕的烧饼。

扁豆总是种在村边地头。村边地头的地种别的庄稼都难有收成。扁豆泼实，杆低矮，叶细碎，人踏车轧牲口踩，照样长。羊不啃它的叶，猪不拱它的根，成熟时，鸡也不叨它的籽。卑微的作物因其卑微、就能在被忽视中开花结实。

打扁豆不须摊场里用石碾碾，因为少，拿棒槌一捶，迎风一扬，飘去豆叶、荚皮，就剩下圆片状的肉色的扁豆了。

扁豆却是很好吃的。

一是熬扁豆汤，汤熬成浅褐色，豆熟后下白面片。吃起来特别爽口，而又馥味悠长。

我家的地离村庄都远，就不种扁豆。我只在姑姑家吃过一次。姑姑说，扁豆是屈死的童养媳的魂变的。原来世上并没有扁豆。那个童养媳成天干重活，饭却吃不饱，大雪天去村头拾柴，拾不满筐，不让回家，就在村头的地边冻死了。因为没成亲，不能进祖茔，便挖坑就地埋了。坟没有锅盖大，风刮雨淋，不二年，就成了平地。在那地种绿豆，偏偏原来埋坟的地方豆棵长得低，叶也长不大，结的荚好似榆钱儿，豆儿又小又扁。这就有了扁豆。想不到吃起来那么甘美的豆儿，竟有这么个悲惨的来历。

再就是蒸馍时，把发得虚软的面摊算子上，再放上水泡过的扁豆。蒸熟后，扁豆就和面粘在一起，那就是扁豆糕，吃着比扁豆汤下面片更有滋味。

我家好像没蒸过扁豆糕。

只记得吃过一次。

那是在秋后的一个下午，日头晒着，天还暖和。小伙伴们在林中玩。那是野林，长的都是杂树。大树直，小树都弯。小树上缠了绞股蓝、老婆筋，叶已枯萎，蔓仍结实，脚登上，可以来回晃，好似荡秋千。树叶落了一半，地上铺一层，在上面走，像踩在铺了棉褥的床上。都捡树叶玩。树叶的形状多种多样，有圆的、长的、扇形的、桃形的、细腰形的、鸭掌形的。就把窄长的树叶沓一起当钱，沓了厚厚一摞，捏手里一张张数，一时间都富有得好似财主。也把铜钱大的叶用草梗穿成圆环，挂脖子上当项圈，又蹿又跳，不禁洋洋得意。玩累了，都仰面躺下，看枝头的树叶，有的米黄，有的柿黄，有的是藕色，有的是柿色，有的像刚刚油炸了的吃着酥脆的面片。时不时就落下一片两片，仿佛不情愿离开树，掉下时迟迟疑疑，在空中旋旋飘飘，好久才落地。就在这时候，黑妮来了。黑妮是男娃，而且脸皮细白。他有三个姐姐，只他最娇，怕不成人，才取了妞妞名。黑妮一到，都看见他手里拿一块鞋底那么大的吃物，已经咬掉月牙儿形的一口。他说那是扁豆糕。真的，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扁豆在秋阳下一颗颗都闪着红光。都忽地站起，一齐问：“好吃不？”他说：“忒好吃，比啥馍都好吃。”登时，大家都眼巴巴盯着他的扁豆糕，都忍不住直咽口水。黑妮不小气，说：“给，都咬一口尝尝。”说着，伸手把豌豆糕依次搗到每人面前。娃娃们都一个个伸出头，突出嘴，小心地轻轻咬下一块儿，可以看出，都想多咬些，又都不敢多咬，怕黑妮生气。咬罢就在嘴里嚼，嚼出了前所未有的好味道。最后轮到小改，黑妮手缩了回来。因为小改脸脏，鼻涕拖在嘴上。小改是个小妞，她也有三个姐姐，爹妈为了改变无儿子的现状，再生个男娃，就给她取名小改。小改吃不到，木木地站着，双唇一包一包，嘴角流着口水，眼泪也珠子似的掉下了。她眼睛大，掉泪的大黑眼睛叫人分外爱怜。黑妮看她，看半天，最后说：“你把鼻涕擦擦，我咬一块给你。”小改就用袖子在鼻子下横着蹭两来回，擦掉鼻涕的小脸立时显得白净，随即张开了小嘴，像等老鸟喂食的雀儿。黑妮忙咬下一块，俯身突唇直接送进小改嘴里。狗儿爷看着笑了：“哈，男娃和小妞亲嘴哩。”小改好像没听见，只顾咀嚼，用手捂着嘴，怕豆儿掉下。黑妮装作没听见，可脸悄悄红了。我们都看见，他咬给小改的那块比我们咬的都大得多。吃罢继续玩。无形中，黑妮当即成了娃娃头。他说怎么玩，就怎么玩，连狗儿爷也听他的。一块扁豆糕，使他有了权力。他想要红树叶，就都给他捡红树叶。红叶最少，狗儿爷就抱住那棵野杏树使劲摇，摇掉一地红叶。黑妮用节巴草的长梗，把红叶穿成一个鲜艳的项圈，自己不戴，挂小改脖子上，瞅啊瞅，瞅不够。直把小改瞅笑了，脸蛋儿上笑出一个三角形的酒窝儿……

童年早就消逝，踪影也难寻觅，只留下梦中的几多残片。我已几十年没再吃过扁豆。那卑微的庄稼，或许在乡下已经绝种？